傳燈錄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二卷

下一卷▶

天竺三十五祖（內二十二祖旁出，一十三祖見錄）

第十五祖迦那提婆。

第十六祖羅睺羅多。

第十七祖僧伽難提。

第十八祖伽邪舍多。

第十九祖鳩摩羅多。

第二十祖闍夜多。

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。

第二十二祖摩蝗羅。

第二十三祖鶴勒那。

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。旁出達磨達一祖。一，達磨達出二祖。一，因陀羅。二，瞿羅忌利婆。因陀羅出四祖。一，達磨屍利帝。二，那伽難提。三，破樓求多羅。四，波羅婆提。瞿羅忌利婆出二祖。一，波羅跋摩。二，僧伽羅叉。達摩屍利帝出二祖。一，摩帝隸拔羅。二，訶利跋茂。破樓求多羅出三祖。一，和修盤頭。二，達摩訶帝。三，旃陀羅多。波羅跋摩出三祖。一，勒那多羅。二，盤頭多羅。三，婆羅婆多。僧伽羅叉出五祖。一，毗舍也多羅。二，毗樓羅多摩。三，毗栗芻多羅。四，優波羶馱。五，婆難提多。共二十二祖，無語句不錄。

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。

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。

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。

迦那提婆

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。南天竺國人也。姓毗舍羅。初求福業，兼樂辯論。後謁龍樹大士。將及門，龍樹知是智人。先遣侍者，以滿缽水置於坐前。尊者睹之，即以一針投而進之。欣然契會。龍樹即為說法。不起於坐，見月輪相。唯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尊者語眾曰：「今此瑞者，師現佛性。表說法非聲色也。」

尊者既得法，後至毗羅國。彼有長者，曰梵摩淨德。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，味甚美。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。取已隨長，盡而復生。自餘親屬皆不能見。時尊者知其宿因，遂至其家。長者問其故。尊者曰：「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。道眼未明。以虛沾信施故，報為木菌。惟汝與子精誠供養。得以享之。餘即否矣。」又問：「長者年多少。」答曰：「七十有九。」尊者乃說偈曰：「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。汝年八十一，此樹不生耳。」長者聞偈，彌加歎伏。且曰：「弟子衰老，不能事師。願捨次子隨師出家。」尊者曰：「昔如來記此子。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。今之相遇，蓋符宿因。」即剃髮執侍。

至巴連弗城。聞諸外道慾障佛法，計之既久。尊者乃執長幡入彼眾中。彼問尊者曰：「汝何不前。」尊者曰：「汝何不後。」又曰：「汝似賤人。」尊者曰：「汝似良人。」又曰：「汝解何法。」尊者曰：「汝百不解。」又曰：「我欲得佛。」尊者曰：「我酌然得佛。」又曰：「汝不合得。」尊者曰：「元道我得汝實不得。」又曰：「汝既不得，云何言得。」尊者曰：「汝有我故，所以不得。我無我故，我自當得。」彼詞既屈。乃問師曰：「汝名何等。」尊者曰：「我名迦那提婆。」彼既夙聞師名。乃悔過致謝。

時眾中猶互興問難。尊者折以無礙之辯。由是歸伏。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。偈曰：「本對傳法人，為說解脫理。於法實無證，無終亦無始。」尊者說偈已，入奮迅定。身放八光而歸寂滅。學眾興塔而供養之。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。

羅侯羅多

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。行化至室羅筏城。有河名曰金水，其味殊美。中流復現五佛影。尊者告眾曰：「此河之源凡五百里。有聖者僧伽難提，居於彼處。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。」語已，領諸學眾溯流而上。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。尊者與眾伺之。經三七曰，方從定起。尊者問曰：「汝身定邪，心定邪。」曰：「身心俱定。」尊者曰：「身心俱定，何有出入。」曰：「雖有出入，不失定相。如金在井，金體常寂。」尊者曰：「若金在井，若金出井。金無動靜，何物出入。」曰：「言金動靜，何物出入。許金出入，金非動靜。」尊者曰：「若金在井，出者何金。若金出井，在者何物。」曰：「金若出井，在者非金。金若在井，出者非物。」尊者曰：「此義不然。」曰：「彼理非著。」尊者曰：「此義當墮。」曰：「彼義不成。」尊者曰：「彼義不成，我義成矣。」曰：「我義雖成，法非我故。」尊者曰：「我義已成，我無我故。」曰：「我無我故，復成何義。」尊者曰：「我無我故，故成汝義。」曰：「仁者師於何聖。得是無我。」尊者曰：「我師迦那提婆，證是無我。」曰：「稽首提婆師，而出於仁者。仁者無我故，我欲師仁者。」尊者曰：「我已無我故，汝須見我我。汝若師我故，知我非我我。」

難提心意豁然，即求度脫。尊者曰：「汝心自在，非我所繫。」語已，即以右手擎金缽舉至梵宮。取彼香飯，將齋大眾。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。尊者曰：「非我之咎汝等自業。」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。眾復訝之。尊者曰：「汝不得食，皆由此故。當知與吾分坐者。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。愍物降跡。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。而未證無漏者也。」眾曰：「我師神力斯可信矣。彼雲過去佛者，即竊疑焉。」僧伽難提知眾生慢。

乃曰：「世尊在日，世界平正。無有丘陵江河溝洫。水悉甘美，草木滋茂。國土豐盈，無八苦行十善。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。世界丘墟，樹木枯悴。人無至信，正念輕微。不信真如，唯愛神力。」

言訖，以右手漸展入地。至金剛輪際，取甘露水。以琉璃器持至會所。大眾見之。即時欽慕，悔過作禮。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。而付法眼偈曰：「於法實無證，不取亦不離。法非有無相，內外云何起。」尊者付法已，安坐歸寂。四眾建塔。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。

僧伽難提

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。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。生而能言，常贊佛事。七歲即厭世樂。以偈告其父母曰：「稽首大慈父，和南骨血母。我今欲出家。幸願哀愍故。」父母固止之。遂終日不食。乃許其在家出家。號僧伽難提。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。積十九載，未嘗退倦。尊者每自念言：「身居王宮胡為出家。」一夕，天光下屬，見一路坦平。不覺徐行，約十里許。至大岩前，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。

父既失子，即擯禪利多出國。訪尋其子不知所在。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。行化至摩提國。忽有涼風襲眾。身心悅適非常，而不知其然。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。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。言訖，以神力攝諸大眾遊歷山谷。食頃，至一峰下。謂眾曰：「此峰頂有紫雲如蓋。聖人居此矣。」即與大眾徘徊，久之，見山舍。一童子持圓鑒直造尊者前。

尊者問：「汝幾歲邪。」曰：「百歲。」尊者曰：「汝年尚幼，何言百歲。」曰：「我不會理，正百歲耳。」尊者曰：「汝善機邪。」曰：「佛言：若人生百歲。不會諸佛機。未若生一日，而得決了之。」師曰：「汝手中者當何所表。」童曰：「諸佛大圓鑒。內外無瑕翳。兩人同得見，心眼皆相似。」

彼父母聞子語，即舍令出家。尊者攜至本處。受具戒訖，名迦邪舍多。他時，聞風吹殿銅鈴聲。尊者問師曰：「鈴鳴邪，風鳴邪。」師曰：「非風非鈴，我心鳴耳。」尊者曰：「心復誰乎。」師曰：「俱寂靜故。」尊者曰：「善哉善哉。繼吾道者，非子而誰。」即付法偈曰：「心地本無生，因地從緣起。緣種不相妨，華果亦復爾。」尊者付法已。右手攀樹而化。大眾議曰：「尊者樹下歸寂。其垂蔭後裔乎。將奉全身於高原建

塔。」眾力不能舉。即就樹下起塔。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。

伽邪舍多

第十八祖伽邪舍多者。摩提國人也。姓鬱頭藍。父天蓋母方聖。嘗夢大神持鑒，因而有娠。凡七日而誕。肌體瑩如琉璃。未嘗洗沐，自然香潔。幼好閒靜語非常童。持鑒出遊，遇難提尊者得度。領徒至大月氏國。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。尊者將入彼舍。舍主鳩摩羅多問曰：「是何徒眾。」曰：「是佛弟子。」彼聞佛號，心神竦然。即時閉戶。尊者良久自扣其門。羅多曰：「此舍無人。」尊者曰：「答無者誰。」羅多聞語，知是異人。遽開關延接。尊者曰：「昔世尊記曰：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。出現於月氏國，紹隆玄化。今汝值吾，應斯嘉運。」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。投誠出家。受具訖，付法偈曰：「有種有心地，因緣能發萌。於緣不相礙，當生生不生。」

尊者付法已。踴身虛空，現十八種神變。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。眾以舍利起塔。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。

鳩摩羅多

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。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。昔為自在天人。欲界第六天。見菩薩瓔珞。忽起愛心，墮生忉利。欲界第二天。聞僮屍迦說般若波羅蜜多。以法勝故，升於梵天。色界。以根利故，善說法要。諸天尊為導師。以繼祖，時至遂降月氏。後至中天竺國。有大士名闍夜多。問曰：「我家父母素信三寶。而嘗縈疾瘵。凡所營作皆不如意。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。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。彼何幸而我何辜。」尊者曰：「何足疑乎。且善惡之報，有三時焉。凡人恒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。便謂亡因果，虛罪福。殊不知影響相隨，毫釐靡忒。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。」

時闍夜多聞是語已，頓釋所疑。尊者曰：「汝雖已信三業。而未明業從惑生。惑因識有。識依不覺，不覺依心。心本清淨。無生滅，無造作。無報應，無勝負。寂寂然，靈靈然。汝若入此法門，可與諸佛同矣。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。」闍夜多承言領旨。即發宿慧，懇求出家。

既受具，尊者告曰：「吾今寂滅時至。汝當紹行化跡。」乃付法眼偈曰：「性上本無生，為對求人說。於法既無得，何懷決不決。」師曰：「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。

汝宜傳佈後學。」言訖，即於座上以指爪劈面。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。而入寂滅。庠夜多起塔。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。

闍夜多

第二十祖闍夜多者。北天竺國人也。智慧淵衝，化導無量。後至羅閱城，敷揚頓教。彼有學眾，唯尚辯論。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。偏此行雲常行。常一食不臥，六時禮佛。清淨無欲，為眾所歸。尊者將欲度之，先問彼眾曰：「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。可得佛道乎。」眾曰：「我師精進，何故不可。」尊者曰：「汝師與道遠矣。設苦行歷於塵劫。皆虛妄之本也。」眾曰：「尊者薀何德行而譏我師。」尊者曰：「我不求道，亦不顛倒。我不禮佛，亦不輕慢。我不長坐，亦不懈怠。我不一食，亦不雜食。我不知足，亦不貪欲。心無所希，名之曰道。」時遍行聞已。發無漏智，歡喜贊歎。

尊者又語彼眾曰：「會吾語否。吾所以然者，為其求道心切。夫弦急即斷，故吾不贊。令其住安樂地，入諸佛智。」復告偏行曰：「吾適對眾抑挫仁者。得無惱於衷乎。」曰：「我憶念七劫前，生常安樂國。師於智者月淨。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。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。我以老故，策杖禮謁。師叱我曰：重子輕父，一何鄙哉。時我自謂無過，請師示之。」師曰：「汝禮大光明菩薩。以杖倚壁畫佛面。以此過慢遂失二果。我責躬悔過已來。聞諸惡言如風如響。況今獲飲無上甘露。而反生熱惱耶。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。」

尊曰：「汝久植眾德，當繼吾宗。聽吾偈曰：言下合無生，同於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達事理竟。」尊者付法已。不起於座，奄然歸寂。闍維，收舍利建塔。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。

婆修盤頭

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。羅閱城人也。姓毗舍佉。父光蓋母嚴一。家富而無子。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。一夕，母夢吞明暗二珠。覺而有孕。經七日，有一羅漢。名賢眾，至其家。光蓋設禮，賢眾端坐受之。嚴一出拜，賢眾避席云：「回禮法身大士。」光蓋罔測其由。遂取一寶珠跪獻賢眾。試其真偽。賢眾即受之，殊無遜謝。光蓋不能忍。問曰：「我是丈夫，致禮不顧。我妻何德，尊者避之。」賢眾曰：「我受禮納珠。貴福汝耳。汝婦懷聖子。生當為世燈慧日。故吾避之，非重女人也。」

賢眾又曰：「汝婦當生二子。一名婆修盤頭。則吾所尊者也。二名芻尼。此雲野鵲子。昔如來在雪山修道。芻尼巢於頂上。佛既成道。芻尼受報，為那提國王。佛記云：汝至第二五百年。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。今無爽矣。」後一月果產二子。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。禮光度羅漢出家。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。行化至那提國。彼王名常自在。有二子，一名摩訶羅。次名摩蝗羅。

王尊者曰：「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。」尊者曰：「彼土曾三佛出世。今王國有二師化導。」曰：「二師者誰。」尊者曰：「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。出家繼聖。即王之次子摩蝗羅是其一也。吾雖德薄，敢當其一。」王曰：「誠如尊者所言。當捨此子作沙門。」尊者曰：「善哉大王，能遵佛旨。」即與受具，付法偈曰：「泡幻同無礙，如何不了悟。達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」尊者付法已。踴身高半由旬，屹然而住。四眾仰瞻，虔請復坐。跏趺而逝。茶毗得舍利建塔。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。

摩蝗羅

第二十二祖摩蝗羅者。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。年三十，遇婆修祖師。出家傳法至西印度。彼國王名得度，即瞿曇種族。歸依佛乘，勤行精進。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。欲取供養，眾莫能舉。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眾。欲問所疑。時尊者亦赴此會。是三眾皆莫能辯。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。阿育王造塔，此不繁錄。今之出現，王福力之所致也。王聞是說，乃曰：「至聖難逢，世樂非久。」即傳位太子，投祖出家。七日而證四果。尊者深加慰誨，曰：「汝居此國，善自度人。今異域有大法器。吾當化令得度。」曰：「師應跡十方，動念當至，寧勞往耶。」尊者曰：「然。」於是焚香。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：「汝在彼國教導鶴眾道果將證，宜自知之。」時鶴勒那。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。忽睹異香成穗。王曰：「是何祥也。」曰：「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。祖師摩蝗羅將至。先降信香耳。」曰：「此師神力何如。」答曰：「此師遠承佛記。當於此土廣宣玄化。」

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。尊者知已，即辭得度比丘。往月氏國，受王與鶴勒那供養。後鶴勒那問尊者曰：「我止林間，已經九白。印度以一年為一白。有弟子龍子者，幼而聰慧。我於三世推窮，莫知其本。」尊者曰：「此子於第五劫中。生妙喜國婆羅門家。曾以旃檀施於佛宇。作槌撞鐘。受報聰敏，為眾欽仰。」又問：「我有何緣而感鶴眾。」尊者曰：「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。當赴會龍宮。汝諸弟子咸欲隨從。汝觀五百眾中，無

有一人堪任妙供。時諸子曰：師常說法。於食等者，於法亦等。今既不然，何聖之有。汝即令赴會。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。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。今感汝之惠，故為鶴眾相隨。」

鶴勒那聞語曰：「以何方便令彼解脫。」尊者曰：「我有無上法寶。汝當聽受，化未來際。而說偈曰：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隨流認得性，無喜復無憂。」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。尊者跏趺寂然奄化。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。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。

鶴勒那

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。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群鶴戀慕故名。月氏國人也。姓婆羅門。父千勝母金光。以無子故，禱於七佛金幢。即夢須彌山頂。一神童持金環云：「我來也。」覺而有孕。年七歲，遊行聚落。睹民間淫祀，乃入廟叱之曰：「汝妄興禍福，幻惑於人。歲費牲牢傷害斯甚。」言訖，廟貌忽然而壞。由是鄉黨謂之聖子。年二十二出家。三十遇摩蝗羅尊者付法眼藏。行化至中印度。彼國王名無畏海。崇信佛道。尊者為說正法次。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。王問曰：「此何人也。」師曰：「此是日月天子。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。」良久不見唯聞異香。王曰：「日月國土總有多少。」尊者曰：「千釋迦佛所化世界。各有百億迷盧日月。我若廣說，即不能盡。」王聞忻然。

時尊者演無上道，度有緣眾。以上足龍子早夭。有兄師子。博通強記，事婆羅門。厥師既逝，弟復云亡。乃歸依於尊者。而問曰：「我欲求道，當何用心。」尊者曰：「汝欲求道，無所用心。」曰：「既無用心，誰作佛事。」尊者曰：「汝若有用，既非功德。汝若無作，即是佛事。經云：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。」師子聞是言已，即入佛慧。

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：「是何氣象。」師子曰：「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。」復有黑氣五道橫亙其中。尊者曰：「其兆云何。」曰：「莫可知矣。」尊者曰：「吾滅後五十年。北天竺國當有難起，嬰在汝身。吾將滅矣。今以法眼付囑於汝。善自護持。」乃說偈曰：「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。了了無可得，得時不說知。」師子比丘聞偈欣愜。然未曉將羅何難。尊者乃密示之。言訖，現十八變而歸寂。闍維畢，分舍利各欲興塔。尊者復現空中，而說偈曰：「一法一切法。一切一法攝。吾身非有無。何分一切塔。」大眾聞偈，遂不複分。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。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。

師子比丘

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。中印度人也。姓婆羅門。得法遊方至淜賓國。有波利迦者，本習禪觀。故有禪定，知見，執相，舍相，不語之五眾。尊者詰而化之。四眾皆默然心服。唯禪定師達磨達者。聞四眾被責，憤悱而來。尊者曰：「仁者習定，何當來此。既至於此，胡雲習定。」曰：「我雖來此，心亦不亂。定隨人習，豈在處所。」尊者曰：「仁者既來，其習亦至。既無處所，豈在人習。」曰：「定習人故，非人習定。我雖來此，其定常習。」尊者曰：「人非習定，定習人故。當自來時，其定誰習。」彼曰：「如淨明珠，內外無翳。定若通達，必當如此。」師曰：「定若通達，一似明珠。今見仁者，非珠之徒。」彼曰：「其珠明徹，內外悉定。我心不亂，猶若此淨。」師曰：「其珠無內外，仁者何能定。穢物非動搖，此定不是淨。」

達磨達蒙尊者開悟，心地朗然。尊者既攝五眾，名聞遐邇。方求法嗣。遇一長者引其子。問尊者曰：「此子名斯多。當生便拳左手。今既長矣，而終未能舒。願尊者示其宿因。」尊者睹之，即以手接曰：「可還我珠。」童子據開手奉珠。眾皆驚異。尊者曰：「吾前報為僧。有童子名婆舍。吾嘗赴西海齋受嗩珠付之。今還吾珠，理固然矣。」長者遂舍其子出家。尊者即與受具。以前緣故，名婆舍斯多。

尊者即謂之曰：「吾師密有懸記，罹難非久。如來正法眼藏，今傳付汝。汝應保護，普潤來際。」偈曰：「正說知見時，知見俱是心。當心即知見，知見即於今。」尊者說偈已，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。俾之他國隨機演化。斯多受教，直抵南天。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，獨留淜賓。

時本國有外道二人。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。學諸幻法，欲共謀亂。乃盜為釋子形像，潛入王宮。且曰：「不成即罪歸佛子。」妖既自作，禍亦旋踵。事既敗，王果怒曰：「吾素歸心三寶。何乃搆害一至於斯。」即命破毀伽藍，祛除釋眾。又自秉劍至尊者所。問曰：「師得蘊空否。」尊者曰：「已得蘊空。」曰：「離生死否。」尊者曰：「已離生死。」曰：「既離生死，可施我頭。」尊者曰：「身非我有，何吝於頭。」王即揮刃斷尊者首。湧白乳高數尺。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。

太子光首歎曰：「我父何故自取其禍。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，深明因果。即為光首廣宣宿因。解其疑網。事具《聖胄集》及《寶林傳》。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。當魏齊王二十年巳卯歲也。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嗣。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

二師。

婆舍斯多

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。淜賓國人也。姓婆羅門。父寂行母常安樂。初母夢得神劍，因而有孕。既誕拳左手。遇師子尊者。顯發宿因，密受心印。後適南天至中印度。彼國王名迦勝，設禮供養。時有外道號無我尊。先為王禮重。嫉祖之至，欲與論義。幸而勝之，以固其事。乃於王前謂祖曰：「我解默論，不假言說。」祖曰：「孰知勝負。」曰：「不爭勝負，但取其義。」祖曰：「汝以何為義。」曰：「無心為義。」祖曰：「汝既無心，安得義乎。」曰：「我說無心，當名非義。」祖曰：「汝說無心，當名非義。我說非心，當義非名。」曰：「當義非名，誰能辨義。」祖曰：「汝名非義，此名何名。」曰：「為辨非義是名無名。」祖曰：「名既非名，義亦非義。辨者是誰，當辨何物。」如是往返五十九翻。外道杜口信伏。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。曰：「我師師子尊者，今日遇難斯可傷焉。」即辭王南邁。達於南天，潛隱山谷。

時彼國王名天德，迎請供養。王有二子。一兇暴而色力充盛。一和柔而長嬰疾苦。祖乃為陳因果。王即頓釋所疑。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。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。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。遂投祖出家。祖即與受具。後六十載，太子得勝即位。復信外道，致難於祖。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。

王遽問祖曰：「予國素絕妖訛。師所傳者當是何宗。」祖曰：「王國昔來實無邪法。我所得者即是佛宗。」王曰：「佛滅已千二百載。師從誰得耶。」祖曰：「飲光大士親受佛印。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。我從彼得。」王曰：「予聞師子比丘。不能免於刑戮。何能傳法後人。」祖曰：「我師難未起時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。」王曰：「其衣何在。」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。王命焚之。五色相鮮，薪盡如故。王即追悔致禮。

師子真嗣既明，乃赦太子。太子遂求出家。祖問太子曰：「汝欲出家，當為何事。」曰：「我若出家，不為別事。」祖曰：「不為何事。」曰：「不為俗事。」祖曰：「當為何事。」曰：「當為佛事。」祖曰：「太子智慧天至。必諸聖降跡。」即許出家六年侍奉。後於王宮受具。羯磨之際，大地震動。頗多靈異。祖乃命之曰：「吾已衰朽，安可久留。汝當善護正法眼藏，普濟群有。聽吾偈曰：聖人說知見，當境無是非。我今悟真性，無道亦無理。」

不如密多聞偈，再啟祖曰：「法衣宜可傳授。」祖曰：「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。汝身無難，何假其衣。化被十方，人自信向。」不如密多聞語，作禮而退。祖現於神變，化三昧火自焚。平地舍利可高一尺。得勝王創浮圖而秘之。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。

不如密多

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。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。既受度得法，至東印度。彼王名堅固。奉外道師長爪梵志。暨尊者將至。王與梵志同睹白氣貫於上下。王曰：「斯何瑞也。」梵志預知尊者入境。恐王遷善，乃曰：「此是魔來之兆耳。何瑞之有。」即鳩諸徒眾議曰：「不如密多將入都城，誰能挫之。」弟子曰：「我等各有咒術。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。」

尊者至，先見宮牆有黑氣。乃曰：「小難耳。」直詣王所。王曰：「師來何為。」尊者曰：「將度眾生。」曰：「以何法度。」尊者曰：「各以其類度之。」時梵志聞言，不勝其怒。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。尊者指之，忽在彼眾頭上。梵志等怖懼，投尊者。尊者愍其愚惑。再指之化山隨滅。乃為王演說法要，俾趣真乘。又謂王曰：「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。」

是時有婆羅門子，年二十許。幼失父母，不知名氏。或自言纓絡。故人謂之纓絡童子。遊行閭里，丐求度日。若常不輕之類。人問汝何行急。即答云：「汝何行慢。」或問何姓，乃云：「與汝同姓。」莫知其故。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。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。尊者曰：「汝憶往事否。」曰：「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。師演摩訶般若。我轉甚深修多羅。今日之事，蓋契昔因。」尊者又謂王曰：「此童子非他。即大勢至菩薩是也。此聖之後，復出二人。一人化南印度。一人緣在震旦。四五年內卻返此方。」遂以昔因故，名般若多羅。付法眼藏偈曰：「真性心地藏，無頭亦無尾。應緣而化物，方便呼為智。」

尊者付法已，即辭王曰：「吾化緣已終，當歸寂滅。願王於最上乘，無忘外護。」即還本座，跏趺而逝。化火自焚。王收舍利，塔而瘞之。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。

般若多羅

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。東印度人也。既得法已，行化至南印度。彼王名香至。崇奉佛乘，尊重供養。度越倫等。又施無價寶珠。時王有三子，其季開士也。尊者欲試其所得。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：「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。」第一子月淨多羅。第二子功德多羅。皆曰：「此珠七寶中尊，固無逾也。非尊者道力，孰能受之。」第三子菩提多羅曰：「此是世寶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寶中，法寶為上。此是世光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光中，智光為上。此是世明，未足為上。於諸明中，心明為上。此珠光明，不能自照。要假智光，光辯於此。既辯此已，即知是珠。既知是珠，即明其寶。若明其寶，寶不自寶。若辯其珠，珠不自珠。珠不自珠者。要假智珠而辯世珠。寶不自寶者。要假智寶以明法寶。然則師有其道，其寶即現。眾生有道，心寶亦然。」

尊者歎其辯慧，乃復問曰：「於諸物中，何物無相。」曰：「於諸物中，不起無相。」又問：「於諸物中，何物最高。」曰：「於諸物中，人我最高。」又問：「於諸物中，何物最大。」曰：「於諸物中，法性最大。」尊者知是法嗣。以時尚未至，且默而混之。

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。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。經七曰而出乃求出家。既受具戒。尊者告曰：「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。如是展轉乃至於我。我今囑汝聽吾偈曰：心地生諸種，因事復生理。果滿菩提圓，華開世界起。」

尊者付法已。即於坐上起立。舒左右手，各放光明。二十七道，五色光耀。又踴身虛空，高七多羅樹。化火自焚。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。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